



北方方言区古入声字辨识说略

【分类：论文交流 || 来源：本站原创 || 上传：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出岫之云) || 时间：2007-12-21 || 阅读：2050】

(孙忠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池州 247000)

摘要：汉语中的入声调类在上古时期即已存在，这一调类在现代普通话和大部分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所以，对于没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古入声字的辨识就成了一个难题。尽管可以从音韵学的角度归纳古入声字声调转变的规律，但大多数人掌握音韵学知识有一定困难，而且对入声调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缺乏感性的认识。我们发现，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在调类（非调值）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来源为古入声字的那些字上。利用这一规律，可帮助北方方言区的人从感性上去认识古入声这一特殊的调类。

关键词：北方方言区，入声，调类，辨识

汉语中的入声调类在上古时期即已经存在，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这一调类仍然保留在现代汉语的众多方言中，但在现代普通话和现代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大部分地区却已经消失，所以，对于保留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古入声字的辨识基本上不成问题，而对于没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古入声字的辨识就成了一个难题。一、普通话古入声字转变规律 现代普通话没有入声调类，古代入声调类中的字，到了普通话中都已转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入派四声”。“入派四声”是有一定规律的，且有一定的过程，关于这点前人多有阐述。如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时期还只是“入派三声”（阳平、上声和去声），且其规律性很强，即：全浊声母入声变阳平，次浊声母入声变去声，清声母变上声；而到了现代普通话里，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些规律性不太强的变化，有些入声字又变成了阴平，这样就出现了“入派四声”的情况。^①二、无入声调类的北方方言区古入声字转变规律 北方方言区除江淮次方言、华北和西南少数地区保留有入声调类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入声调类^②。那么这些地区的古入声字也和普通话一样是“入派四声”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个表格^③：

(表一)

古调类	平		上		去		入			调类总数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例字	诗	时	使	老	是	试	事	失识 尺室	日	实	
普通话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4	
银川	平声	上声		去声						3	
济南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去声	阳平			4
兰州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去声		阳平			4
汉口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4	
阜阳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阳平			4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北方方言区的方言点，在古调类的转变上同普通话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不过转变的规律则同普通话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古入声调类的转变上（银川话还表现在浊平上）。

三、从现代普通话推断古入声字 前文一、二所述规律对现代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可以利用它来推断古入声字在普通话里该变成什么声调（当然必须事先知道入声字的声母的清浊，尽管这是比较困难的），而对没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却不能利用它来推断普通话中哪些字是古入声字。于是，人们又从现代普通话的角度总结出一些推断古入声字的规律，如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在“《广韵》的声调”一节中总结出了七条从正面推断古入声字的规律和一些从反面排除非入声字的规律^④，这些规律为现代人推断古入声字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利用这些规律来推断入声字仍需掌握一定的音韵学的知识，而且对入声调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仍缺乏感性的认识。

四、利用方言和普通话在古入声调类转变上的差异来推断古入声字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加简便、更加感性的方法帮助我们来识别一些古入声字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文的那个表格。如前所述，那个表格中所列几个北方方言区的方言点，在古调类的转变上同普通话的差异主要就表现在古入声调类的转变上。我们能不能利用这种差异来推断古入声字呢？

在上面那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话中古入声字已“入派四声”，但规律性不强，这点此处不详述。我们现在注意的重点是各北方方言区的方言点同普通话在古入声调类转变上的差异。

以银川话为例，银川话中古入声字全都归入了去声，这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从这样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从正面说，银川话读作去声而普通话不读去声的字，都是入声字；从反面说，银川话中不读去声的字，都不是入声字。

再以济南话为例，济南话中古入声字派入了阴平、去声和阳平，和普通话不同的是没有派入上声的，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则可以得出结论：从正面说，济南话不读上声而普通话读作上声的、济南话读作阴平而普通话不读阴平、济南话读作阳平而普通话不读阳平、济南话读作去声而普通话不读去声的，都是入声字——一句话，凡济南话与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都是入声字；从反面说，济南话读作上声的，都不是入声字。

最后观察兰州话、汉口话和阜阳话，它们的情况从正面说与济南话相近，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凡普通话与其调类不同的字，都是入声字；从反面说，兰州话读作阴平和上声的，汉口话读作阴平、上声和去声的，阜阳话读作上声和去声的，都不是入声字。为更清楚地观察其中的规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阜阳话为例，列举更多的字例来作一说明。请看下表：

(表二)

入声例字	方言	阜阳话			
	普通话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普通话	阴平	八、一、郭、失、慙、跌、发、屋、哭、黑、托、鸭		非入声	非入声
	阳平		福、德、革、格、杂、捷、吉、绝、哲、直、竹、卓	非入声	非入声
	上声		谷、笔、铁、甲、窄、渴、法、北、索、百、骨、尺	非入声	非入声
	去声	麦、落、辣、灭、热、越、客、木、列、肉、复、畜		非入声	非入声

上表清楚地显示了阜阳话和普通话在古入声字转变上的异同，普通话中转入去声的古入声字在阜阳话中都转入了阴平，普通话中转入上声的古入声字在阜阳话中都转入了阳平，阜阳话的上声和去声中没有入声字。这样，阜阳地区的人辨识入声字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那就是：凡本地方言同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都是入声字；凡本地方言归入上声和去声的字都不是入声字。

北方方言区中无入声调类的，像银川话那样只有三个调类的很少，像阜阳话那样声调数目为四个的最为普遍。因此，为说明的方便，我们这里将银川话排除在外（其实不排除也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只是说明起来繁琐一些）。总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入声调类的北方方言区，从正面说，凡与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都是入声字；从反面说，凡该方言中无古入声字来源的调类中的字都不是入声字。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用这种方法并不能辨识所有的入声字，比如阜阳话，有些古入声字的调类转变和普通话是一致的，如上表中的“八、一”类例字和“福、德”类例字。不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方言，大多数人都能较容易地分辨出自己的方言同普通话在调类上的差异，所以利用这种方法来推断古入声字较之那种利用音韵学的知识来推断的方法要简便得多，如果能够将这两大类方法结合起来，相信即使是无入声调类的方言区的人对古入声字的认识也将更加具体、更加全面。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调类和调值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认识入声字，对比方言和普通话的调类，都应该从“类”的角度去认识。古入声字的调值到底是怎样的，现在人已无法完全弄清楚，在现代汉语的各种保留有入声调类的方言中，入声字的调值也都各不相同，或高或低，或舒或促，或有塞音韵尾，或无塞音韵尾，各种情况都有。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入声就一定是促声，也有人认为入声一定带有塞音韵尾。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仅从调值和发音特征出发，而不是从“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入声而得出的错误的结论。赵元任在《语言问题》的第五讲“四声”中就提到“长沙的四声啊，不但不短，而且还长”^⑤；笔者的家乡安徽贵池的大部分地方（城区及附近当属江淮次方言，乡镇多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入声也都是无塞音韵尾的舒声。方言和普通话，调类相同的，调值不一定相同，调值不同的，可能调类是相同的。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56页和第57页的说明，此处不赘述。

参考文献：

- ①④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75、176、177页
- ②③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44页
- ⑤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第77页

相关文章：

- 推广普通话就是不让说方言吗？(2008-5-8)
- 什么是方言？现代汉语方言区是怎样划分的？(2007-12-6)